

范黎 著

心理^③禁区



结局篇

重·口·味·催·眠·治·疗·手·记

我当心理医生很多年了，很多看上去轻描淡写的事情，背后藏着可怕真相。

3 心理禁区

范黎 著

 长江出版社
 漫娱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理禁区 3 / 范黎 著.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492-5415-6

I. ①心…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9059 号

本书经范黎授权同意, 由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天津漫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心理禁区 3/ 范黎 著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 430010)
- 出 品**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 11 号楼 19 层 邮政编码: 430060)
- 出版人** 赵 晔
- 选题策划** 漫娱文化图书
-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 责任编辑** 钟一丹
- 特约编辑** 马 飞
- 装帧设计** 肖亦冰 毛徐安
-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mm×1120mm 1/32
- 印 张** 12.5
- 字 数** 31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492-5415-6
-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027-82926557(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目录
CONTENTS

**第一个
病例**
音乐杀人
(下)

05

第一章 无限时间

第二章 音乐共鸣

**第二个
病例**
压力之泵

39

第一章 神秘组织

第二章 失踪后遗症

第三章 双面故事

第四章 山洞

第五章 梦与现实

**第三个
病例**
钻孔杀人

139

第一章 童养媳与稻草人

第二章 一面之缘的妄念

**第四个
病例**
前世催眠

183

第一章 催眠之海

第二章 国家超心理研究所

**第五个
病例**
魔术食子

239

第一章 魔术食子

第二章 特殊对话

**第六个
病例**
删除记忆

281

第一章 电话号码

第二章 捕鱼者

第三章 最后的执念

**第七个
病例**
缸中之脑

347



第一章 小鬼头

第二章 真实和记忆

第三章 13号监禁室

3 心理禁区

范黎 著

 长江出版社
 漫娱文化

目录
CONTENTS

**第一个
病例**
音乐杀人
(下)

05

第一章 无限时间

第二章 音乐共鸣

**第二个
病例**
压力之泵

39

第一章 神秘组织

第二章 失踪后遗症

第三章 双面故事

第四章 山洞

第五章 梦与现实

**第三个
病例**
钻孔杀人

139

第一章 童养媳与稻草人

第二章 一面之缘的妄念

**第四个
病例**
前世催眠

183

第一章 催眠之海

第二章 国家超心理研究所

**第五个
病例**
魔术食子

239

第一章 魔术食子

第二章 特殊对话

**第六个
病例**
删除记忆

281

第一章 电话号码

第二章 捕鱼者

第三章 最后的执念

**第七个
病例**
缸中之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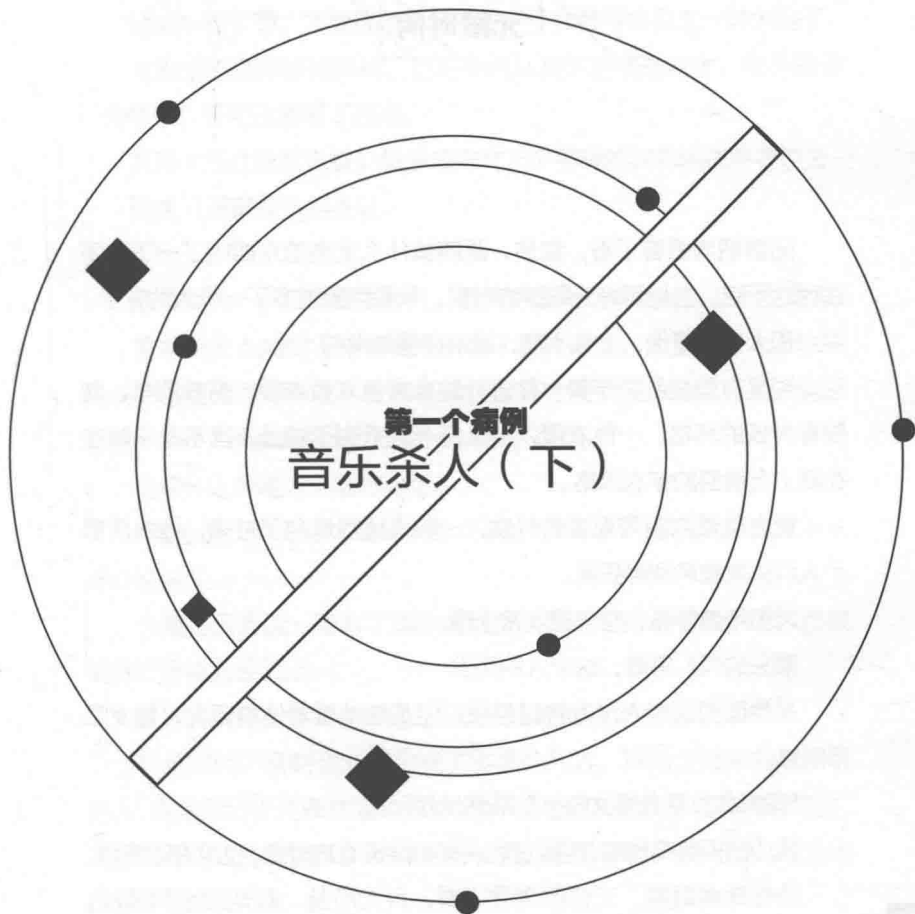
347

第一章 小鬼头

第二章 真实和记忆

第三章 13号监禁室

第一个病例
音乐杀人(下)



第一章 无限时间

陆然朝周围看了看，忽然，眼睛被什么发亮的东西闪了一下，不由得眨了眨。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只看到眼前多了一个人的背影。

那人背对着他，个头不高，就站在他的面前。

短发有些凌乱，穿着一件古朴的米黄色麻质衣服，剪裁简单，却很有异域的风格。一件衣服，从上身一直垂到了脚上。这不是平时走在路上会看到的穿衣风格。

就在陆然向四周观望的时候，一阵风猛烈地刮了过来，他眼前那个人的头发被风刮得狂乱。

风里带着沙砾，空气里非常干燥。

哪来的风？等等，这个人的头发……

虽然面前这个人没有转过身来，但是陆然看着他的短发，越发觉得眼熟。

“黄得文？是黄得文吗？”陆然试探问道。

风沙刮得呜呜作响，但眼前的人却始终没有转过身，也没有回答他。

陆然眯着眼睛，又往四周看了看，目光所及，都是泥土和风沙，很是荒芜。就在这时，黄得文突然迎着风沙，踩着一双麻布鞋向前走去。逆着狂风，陆然跟在穿着奇怪的黄得文身后，往前走着。

走着走着，陆然惊觉，刚才还赤热大亮的天空，骤然间变得昏暗下来。而他前面的黄得文也抬头看了看天，似乎和陆然感到了同样的

困惑。

阳光褪去得毫无征兆，陆然感觉温度骤降。

风越发大了，不仅猛烈，而且越发的湿冷，就像一阵阵的寒流打在了身上，让人觉得浑身不舒服。

他低头看了看，才发现他居然穿着一件和黄得文身上一样的袍子。

这袍子还是比较挡风的，但是冷风从袖子里灌进身体，浑身跟着一阵哆嗦，汗毛全都竖了起来。

黄得文还在往前走，似乎前方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在等着他去。

陆然只得跟在他的身后。

随着两人一步步地艰难前行，周围的景象也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本荒无人烟的土地慢慢地出现了些许建筑，大多是用大石块搭建成的堡垒型圆形建筑，有高有低，但是在整个圆形建筑的某一侧都开着一个口，类似门的地方只用一块帘子遮挡。

这是住人的地方，陆然心想。

“这里是一个岛，这是岛上的建筑。”冷不丁，走在前面的黄得文开口说话了。

大概是因为这一带有了建筑的遮挡，风速变得小了些，所以能够稍许听清彼此说的话。

看来，黄得文是正在向他介绍他们所处的这个地方。

与此同时，沿路也渐渐出现了零星的行人。迎面走过来的是一个男人，但是因为天色骤然变暗，陆然看不清他的长相。只能模糊看得出，走过来的男人身材高大，同样穿着长袍，手里举着一根火把，身后还跟着其他的几个人。

那男人首先看见了黄得文，拿着火把晃动了两下，确定是自己认得的人，然后走到黄得文面前，停下脚步。

“得文，你怎么回来了，这里已经变天了，别再往前走了，岛里很危险，我们准备离开了。”

“变天了？什么意思？怎么回事？”黄得文问道。

男人指了指天空：“你还看不出来吗？天色已经变了。你忘了女巫说过的话吗？末日终于来了，今天的太阳落下以后，就不会再升起了。”

男人很慌张，似乎不想再在此地停留，恨不得赶紧往前赶路，逃命去。

“可是，你们要去哪呢？”

“离开这座岛，去东方，那里有神灵为我们准备的避难所，可以躲过灾难的降临，我们要去那里。”

“你们知道那个地方的地址吗？”黄得文皱眉发问。

“我们不知道，没有地址，我们只有一个方向，得文，你快跟我们走吧，别再进去了。”

“可是，我的家人还在里面，我不能……”

“来不及了，得文，你的家离这里还很远。这里离我们将要去的地方也很远，等你找到家人，早就来不及了。末日会把我们的家全都吞没的！”

高个子男人想要黄得文放弃回家，可黄得文愤怒地说道：“我不会放弃我的家人，你们先走吧。”

男人摇了摇头，叹息道：“那我先走了，愿神保佑你。”

说完，男人领着他身后的零星几个家眷，朝着黄得文和陆然相反的方向走去。

黄得文仍旧没有回头，一个人颤颤巍巍地往前走，陆然自然是继续跟着他，他走到了黄得文的旁边，问他：“刚才那个男人是谁？”

“他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父亲的好友，现在大难来临，他选择先离开，这我一点也不奇怪，他可以放弃我的父亲，但是我不可以，我要回家。”

“他说的世界末日是怎么回事，女巫又是谁？”陆然接着问。

“女巫是神灵的代言人，能沟通神灵的旨意，她知道神界的事情，并且负责把神界的事情告诉我们。”

黄得文说着，他们迎面又看见一群人朝着这边跑了过来。这些人

无一不是神色慌张、惊恐异常。

“它来了，它来了。”其中一个脸上带褶的老人，惊慌地握住了黄得文的肩膀，颤抖着说道，“它已经来了，你还要到哪里去？”

黄得文镇定地看着他说：“我要回家。”

听到他的回答，老人脸上的褶皱似乎显得更深了，力劝他赶紧离开，黄得文的面色有些为难，却仍然坚定地要找家人。

“可怜的孩子，哦，你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吗？”老人抬手指了指黄得文背后的方向，问道，“我看到你和所有人的方向都是相反的，你是从东边来的？”

黄得文想了想，说：“或许是的，我和你们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东边有什么？是我们的避难所吗？你看到了什么？”老人抓着黄得文的手，抓得更加紧了。

黄得文回忆了一下，茫然地说：“那里没有什么，一片荒芜，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说谎！”老人猛地放开了黄得文的手臂，非常不悦，“女巫是神选的代言人，她不可能说谎，她从来没有说过谎。她说末日来了，就真的来了，她说我们可以去东方寻找出路，就一定可以！”

老人的反应就像一个被玷污了信仰的信徒一般，不再理会黄得文，决然地往前走了。

黄得文愣住了。

陆然同样哑口无言，他知道，黄得文没有撒谎。

黄得文没有说话，他沉默着，低着头继续往前走。陆然也沉默着，陪着他走。

过了好一会儿，黄得文才开口道：“在这个岛上，有三个神灵同时存在：一个叫做灾难，一个叫做希望，还有一个，叫做时间。”

突然听到这样的话，陆然愣了一瞬，随后，就被这句话吸引住了。他几乎忘记了这里的坏天气，心里冒出了难以名状的好奇来。

“三个神灵？”陆然有些激动，觉得自己果然是来到了一个前所未

见、闻所未闻的异域国度。

“是的。”

“那你们见过神灵吗？神是什么样的？”陆然好奇地问。

“不，没有人见过。”

这个答案让陆然不免有些失望：“你们确定有这三位神的存在吗？”

“是的。它们是灾难之神、希望之神和时间之神。这里的人民信奉的都是希望之神。”黄得文回答得很肯定。

“你们都不曾见过神灵，为何这样笃信？”

“因为有女巫。女巫说过的话、她的预言，无一例外全都实现了。女巫生活在这座岛上最高的那座山的最隐秘处。神界有了旨意或者变化，她才会下山，把消息带给我们。她同时也是我们人类的代言人，帮助我们和神灵调节和沟通。”黄得文娓娓道来。

“原来是这样。”陆然能感觉到，黄得文说起他们信奉的神灵和这位神秘的女巫时，他的语气和神态，都十分认真和崇敬的。

这让陆然也不禁肃然起敬：“你说，你们信奉的是希望之神，那另外两个神呢？”

“我还是从头和你说吧。”黄得文一边说，一边自然地双手合十，“在很早很早以前，在我们的祖先还活着的时候，第一位女巫就开了天眼，看见了三位神灵。但是她始终无法描述神灵的模样的。她告诉我们，神是自然、法则、力量。它们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

最开始，每一位神灵，都有人信奉。

可是后来，人们发现，灾难之神总是时不时地给我们的土地带来灾难，人民不堪其扰。于是它的信徒们跪地求饶、祭献贡品。可是无论怎样讨好这位神灵，它都不曾降下一点点的怜悯。

人类懦弱的样子，反而助长了它欺凌人类的乐趣和火焰。灾难变得更加频繁了，大地上时常会暴发洪水、干旱。颗粒无收的时候，人们只能活活地饿死。它成为了人们的噩梦，而神自己却越来越享受，越发地贪婪。

人们终于认识到，灾难之神虽然有力量，却不是我们应该跪拜和屈服的对象，因为它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虔诚和弱小而怜悯我们半分。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些信奉希望之神的人却发现，他们的神灵显得慈悲了许多。在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中，能够存活下来，还能够生活得更好的人，往往是那些信奉希望之神的人。

于是，原先跪拜灾难之神的人，全都慢慢地转向了信仰这位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的希望之神。信仰灾难之神的人已经变得很少，后来大家口头上说神的时候，指的就是希望之神，这成了一件约定俗成的事。然而，这种情况触怒了灾难之神。

它发现畏惧自己、相信自己的人越来越少了，它发怒了，发誓要打败希望之神，让世界末日来临，让人类彻底被灾难掩埋。

哦，我的神啊，请保佑我们。”

黄得文说着说着，不禁双手合十地祈祷了起来。

“所以说，希望之神已经被灾难之神打败了吗？”听他说到这里，陆然看着一众从他们身边逃难的路人，小心地问了一个当下他最关心的问题。

黄得文茫然地看着前方，表情有些绝望，喃喃自语道：“这么看来，是这样的了。”

信仰的神灵倒下，人民失去庇护，家园即将毁灭。

陆然不知道这个时候，可以说些什么来安慰身边的这个男孩。

“那时间之神呢？你刚才好像没有提到它。”陆然想到了这个。

“哦，时间之神，对的。这也是女巫告诉我们的，说它掌管着时间，保持时空的一个平衡。”

“这样啊，听上去好像很厉害。”陆然琢磨着。

说到这个“时间之神”，黄得文笑了笑说：“嗯，起初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以前也有一批信徒信奉了时间之神，他们赞美它、歌颂它，也为它进献贡品。可是它从来没有显示过特别的神迹，时间只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则前行，在时间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渐渐地，人

们不再信仰时间之神，他们甚至因此而怀疑，是不是第一代女巫说错了，抑或是时隔太久，所以以讹传讹，出现了谣言和误传。

其实并不存在时间之神？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没有人见过它，也没有人感受过它。它就像空气，是这三位神里存在感最弱的一位。”

“这么说来，虽然你们有三位神灵，但你们真正信奉的，就只有希望之神。”陆然明白了黄得文的意思。

“是的，灾难之神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魔鬼，它现在要吞噬掉我们了。”黄得文苦恼地说道。

“那你们的希望之神，留给你们的避难所究竟在哪里，你知道吗？”

二

听到这个问题，黄得文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才慢慢道：“在这之前，女巫就曾经告诉我们，灾难之神正在和希望之神对抗。但是她不知道谁会胜利。就在神灵激烈作战的时候，女巫又告诉了人们，他们敬爱的希望之神，给战争的结果留了一个后路——它为人类准备了避难所。神爱护自己的信徒和子民，它已经想好了，如果它战斗失败，它能够给予人类最后的礼物，就是一个希望。传说中，避难所在陆地的东方，在那里，灾难之神看不到人类。”

“这么神奇？”听黄得文介绍到这里，陆然又禁不住惊奇地叹道，“这个地方具体在哪里，女巫没有说吗？”

“嗯，女巫并没有告诉世人地点在哪里，所以，大家只能往东方逃难，却没有目的地。”

“你真的不打算和他们一起逃吗？”陆然略带忧色地看着身边的男孩。

“嗯，你一直跟着我，你知道我想要去哪里。”黄得文转过头，镇定地回答了陆然。陆然对上黄得文的眼睛，只觉得他不再像一个仅有十五岁的男孩。

就像陆然第一次见他的样子，他表现出了超出他这个年龄本该